

◎ 一葉知秋

【釋義】 淳于棼夢中出任南柯太守，歷盡人生窮通榮辱，醒來才知道是一場夢。典出唐·李公佐《南柯太守傳》。後用「南柯一夢」比喻人生如夢，富貴得失無常。

【近義】 落葉知秋、葉落知秋、見微知著

【典故】 《淮南子》是漢淮南王劉安集門下食客所編寫的一本書，內容多為道家思想，並雜揉先秦各家的學說，世為雜家之代表。其中〈說山〉一篇裡，有一段說明事物可由近觀遠、以小看大的道理，例如只要嚐一口鍋裡的肉，就可以知道整鍋的味道如何；懸掛羽毛和木炭，就可以看出空氣中濕度高低變化；看見一片葉子落下，可以推知秋天已經來臨，一年快到了盡頭；看到瓶裡的水結冰，就知道天氣有多麼寒冷。後來「一葉知秋」這句成語就從這裡演變而出，比喻由細微的徵兆，可推知事物的演變和趨勢。

【用法】 比喻由細微的徵兆，可推知事物的演變和趨勢。用在「由小觀大」的表述上。

【例句】 1. 他是個睿智的長者，能一葉知秋，洞燭機先。
2. 這件小事豈可忽視？要知一葉知秋。因此我必須密切注意後續發展。

◎ 高山流水

【釋義】 形容樂曲高妙。語本《列子·湯問》。後亦用「高山流水」比喻知音才懂的音樂。

【近義】 流水高山、引商刻羽、陽春白雪

【反義】 下里巴人

【典故】 「高山流水」原形容樂曲的高妙，出自於《列子·湯問》裡的一段故事：春秋時楚國的伯牙善於彈琴，每回彈琴時，好友鍾子期都能聽出他琴音裡要表達的心意。有一回他在彈琴時，想要展現的是高山的壯闊，鍾子期聽了後說：「彈得真好！像泰山般高聳。」又有一次想表達盛大的流水，鍾子期就說：「嗯！這琴聲有如江河般地壯闊。」每次不論彈什麼，鍾子期都能聽出伯牙想藉由琴聲表達的意念，伯牙十分感動。鍾子期死後，伯牙認為此生再也沒有人能這樣懂得他的音樂了，於是將琴摔壞，終生不再彈琴。伯牙與鍾子期的故事流傳後世甚廣，因此「知音」一詞就用來比喻知心的朋友。而文中「志在登高山」、「志在流水」二語，就被濃縮成「高山流水」，用來形容樂曲的高妙，後來也因這段故事，而用它來比喻知音。

【用法】 一、形容樂曲高妙。用在「樂曲美妙」的表述上。

【例句】 1. 這種高山流水之樂，真是人間難得幾回聞。
2. 這位鋼琴家演奏的樂曲，有如高山流水，聽得人如痴如醉。

【用法】 二、比喻知音才懂的樂曲。用在「知音賞識」的表述上。

【例句】 1. 現在流行音樂充斥，這種樂曲恐怕是高山流水，難有人欣賞。

2. 小王在國際鋼琴大賽上奪得首獎，高山流水得遇知音，讓他激動得流下眼淚。

◎ 白蘭花開的季節

文·曉寒

朋友告訴我，村口的玉蘭開花了，開得好美好美。可是，周邊的人絕對不會停下匆忙的腳步去欣賞一番。也許大家生活得太充實了，早已自顧不暇，哪裡還有那份閒情逸志？也許大家生活中承受了太多的壓力，心裡面想的是去改善一下現在的生活環境，怎麼能夠溫飽，那一株小小的玉蘭花，引起不了大家的注意。我常常把玉蘭和白蘭混為一談，朋友好心的指正我，兩種是孑然不同的植物，就不知道它們是不是也是同屬一個科目？

算一算，現在也該是白蘭花開的季節了。記得孩童時候的我，特別調皮，雖然是女孩子，卻和男孩子沒甚麼兩樣。那時候家的附近有一個大院，院子裡種了一株白蘭樹。每逢夏天將近，白蘭就會開花了。我們會在一根長竹竿上綁一個鐵勾，偷偷的去摘白蘭花。因為有的花開得很高，我們夠不著，所以運氣好的話，可以每人摘下七八朵就很不錯了。然後，用白線穿起一些掛在衣服的扣子上，剩下的就用一杯水盛著，放在家中。

白蘭花的香味很清，除非你用力去聞，否則只會在陣陣微風吹過的時候偶而感覺到。也許正是那種清，令炎熱的夏天添上了一點涼意。

不知道你有沒有到過柴灣，年前我經常出入那地區，每逢白蘭花開的季節，就有一位老伯在地鐵站的附近賣白蘭花。歲月早就在他的臉上留下了印記，

那滿佈皺紋的臉，晒得黝黑的皮膚，和一包包用透明塑料袋裝好的新鮮的白蘭花，總是令我不忍擦身而過。我已經不記得那白蘭花多少錢一包了，我總是想，這一包小小的花兒，於我來說，雖是可有可無，無論如何也是他賴以謀生的工具呀。

於是每一次，如果我碰到他，我都會買一小包白蘭回家。

又是白蘭花開的季節，很久沒有再去柴灣，不知到那老伯是不是還在賣白蘭花？那小小的花兒給了我無限的回憶。如果你有一天路過，如果你見到他，請再幫我賣上一包白蘭花。

◎ 白蘭花

文·文秉懿

陶淵明鍾愛菊花，欣賞它的隱逸意態，在退隱的日子，不忘「采菊東籬下」，才可以「悠然見南山」。周敦頤喜歡蓮花，為它的「出污泥而不染，濯清蓮而不妖」，寫成《愛蓮說》。菊花和蓮花因為古人把自我形象投射在它們的身上，進入文學境界，無端沾上雅趣，修煉成永恆的生命。我大膽模倣，選取白蘭花胡說亂道一番。

我要替白蘭花寫一點東西，原因是最近我收到朋友送來的白蘭花，立刻愛上它的香氣，乘熱情沒有退卻，趕緊執筆。這跟古代文人登山刻石、賞花會賦詩、期待知音人唱和的情懷沾不上邊。我只是向現在寵愛的花朵送上一點禮物，將來某一個晚上，月白風清，燈下翻閱舊文章，緬懷它曾經在我的感情弦線上彈出幾個音符，縱使未能編成完整的樂章，也可以標榜我的多情。

白蘭花在外形方面比較吃虧，不能引起人們細心欣賞、熱烈讚美的興趣。

白蘭花的樣貌，驅使人閉上眼睛品嚐它的香氣。它並非「春風得意馬蹄疾」的自信少年，以自我為中心，一副紅光滿臉的勢度。它無法號令其他花朵俯首稱臣，襯托它，突出它。含苞待放的時候，它身軀瘦削，一身白衣秀士的清氣，流露出窮書生給富人退婚的抑鬱心情。盛放時它只是落魄文人以較為理想的價錢賣出字畫的自鳴得意，登不上大舞台。厭惡它的人，難免批評它既不是嬌美的小姐，也不是豪放的俠客，帶點小家子氣。

其實，它只是不在外表上爭勝。清雅的香氣，不花力氣，把人心中的煩躁滌蕩淨盡。過程是不經意的，不著痕跡。它是坐在清泉下修禪打坐的高僧，不爭榮辱。你別小看他又老又醜，一個微笑，就是道理。

你嘗試放棄對外表的品評吧，你嘗試以心欣賞吧，只有這樣，你才可以感受內在的品質。

可惜，生活把我的感覺磨鈍，我退化成為看得見而實在看不清、能夠聽卻聽不明白的人。小巧嫩白的白蘭花，刺激我的神經，叫它再度活躍。素淨的香氣，令淤塞的感官通道重新暢通。

白蘭花是卑微的，進不了上流社會，連站在遠處踮起腳尖偷望的資格也欠缺。

我多次向花店查詢，店主總是說沒有出售白蘭花。也許是它太賤，賺不了錢。我聽說它是山上可採、路上可拾的天然物資。上山採花還帶一點野趣，野中附送一點雅；花屍臥地，就只有給皮鞋擦底的份兒，實在掃興。在這樣的時代、這樣的地方，落花不能觸動人心，人心太硬，太冷。窗前落英，閨怨閒愁，遊子思鄉，在古典文學才有位置。

偶然有悶得發慌、也許是窮得發慌的婆子蹲在街上，把花幾塊錢一堆出售。幾塊錢換不到一頓飯，只是聊勝於無。老人儘量自食其力，以卑下的白蘭花，累積高貴的自尊。一丁點兒、一丁點兒的儲存，她死的時候就尊貴。這樣看來，白蘭花是珍貴的工具了。

最近我收到的白蘭花，是朋友家裏種植的，折下來送給我。她的丈夫患上癌症，治療的成效不大顯著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她仍然照料我，記掛我喜歡花。她的心意，如此潔白。這樣，花寄託了真摯的感情，不是金錢可以換取，它從低下的位置，霍然上升，進化成為傳情達意的青鳥，在滄海上飛翔，羽翼閃出光芒。

白蘭花滲出草根氣息，這是我熟悉的氣味。

我努力回憶，甚至是幻想，在古舊的香港，低下階層的婦女，沒有飾物，只好把花別在頭髮上，每天清早換上一朵新鮮的，人就沐浴在淡香中。我彷彿從發黃的照片中，見到腦後拖著肥大的長辮子、身穿白衣黑褲、腳上套上木屐的女傭，左手拖著小主人，右手提著菜籃，在街上冉冉走過。木屐打在地上，咯咯作響。一陣熏風，她叨了頭髮上的花的光，

泛出清香。她經過一個正在抹汗的苦力，苦力立刻停止手部的動作，悠然看她。現在香港的女人不愛在髮上綴上鮮花，這種裝飾早已進入博物館。倒是有些計程車司機瞭解花的好處，車廂內放幾朵，一陣香，幽幽的，淡淡的，稀釋生活的酸苦，加強他們掙扎求存的意志。

白蘭花營造的氣氛是古老的，叫舊酒一般的情懷復活。

在太空人在天上享受良好的感覺、電話兼職照相機、人在街上可以控制家中電器用品的開關的時代，我看著汽車滑過，藏身人潮漲退，竟然遇到梳髮髻、穿舊式衣衫的婆子蹲在路旁、躲在樹下賣花，建構成我時刻懷念的角落，讓我溜回那個年代。我真幸運！一張報紙，紛沓的世事承托幾堆不問人間何世的白蘭花，簡單得叫人驚喜。婆子也不叫賣招徠生意，只是一個眼神，拈花示意。我知道有人悠閒的看花開花落，歲月榮枯。在這個幾乎可以利用電腦技術計算人情的進步年代，我小時候蹲在婆子旁邊看買賣、母親叫喚也不願意離去的畫面重播，我再度生發年幼的好奇心。原來仍然有古老的氣味殘留在這片土地上，未被現代化的陽光蒸發淨盡。

聽說有白領小姐買來白蘭花，放在辦公室，在花香的擁抱下工作，特別精神。可是，在空調襯托下的白蘭花香，根本不是味道。它顯得太先進，太虛假，太新。只有天然的風，流動了千百萬年的風，古舊的風，才能夠突出白蘭花香。你關掉空調和風扇，讓自己回到只有自然的風的時代，捧著白蘭花坐在窗前，耐心等候。在你快要失望的時候，突然吹來一陣風，你就可以獲得原始的樂趣。

只要有適當的媒介，我們仍然可以向後看，鞏固殘破的根。可是賣花人老了，他們快要消失。這裏再容不下卑微的古舊，所有老的事物都要向新穎的東西讓路。拆卸、重建，我們只可以向前進。

我端來一隻盤子，倒進清水，把白蘭花排列在盤子的邊上，串成一個整齊的白色圓圈。我往水裏看自己，這樣，我成為素雅的照片，黑白的，照片的周圍綴上小白花圖案。我的耳畔響起高山的流水聲音，一片清越。這個夏天，我的腦海時刻泛起白蘭花的微波，鼻子充滿它的素香。

◎ 貼心

有個年輕太太學開車沒有多久，有一天開車回家的路上，不小心發生了碰撞車禍，不嚴重，只撞壞了擋泥板，她在向對方說明那輛車是出廠才幾天的新車時，邊說邊掉淚，她不知道回家該怎麼向丈夫解釋。

當他們要記下彼此的駕照和車牌號碼時，這位年輕的太太回到車上，要從一個信封裡取出文件，卻有張紙條跑了出來，上面寫著：「如果車子出了任何事，記得，親愛的，我愛的是妳，不是車！」

在你面對一些不如意時，事情重要還是人重要，在氣頭上時，想一想，你愛的是什麼？當我們把愛當作基礎時，很多事你就可以包容和接納，因為裡面有愛。